辭狀

啓辭

書啓修答

退溪先生集 六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辭狀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一 己酉九月

矣段虛勞羸瘁心氣之疾以去八月分痰嗽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稍似向差乙仍于間間力疾行公爲白如乎次節前證加發暴嗽痰逆腰脇牽痛噫氣呑酸背寒心熱互相發作有時眩暈欲仆事多謬錯昨事今忘朝事夕忘頻夜夢魘氣血枯瘁精神萎薾虛汗自流嗜臥沈困右良病根深重指期差復爲難叱分不喩在前始

叱秋冬日寒時良中此證連綿三四朔至門外
不出爲白良沙僅得連命爲白如乎事去等最
可官務緊急時曠廢職事絃如一日在官不得
至爲恐悶爲白昆矣職乙良本差次以本曹良
中移文爲白只爲行下云云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三 十二月○第

二狀闕

矣段在前始叱元氣虛弱勞傷羸瘁之疾以寒
暑風濕互發他證輾轉深痼月益歲增屢至危
殆艱難調保支持爲白如乎節陰寒良中力疾

奔務前證加發心熱往來瞀悶昏憒或發飜胃

或發背寒瘦骨連皮面色萎黃精枯血損氣息

惙惙衆脉洪數眼隔紗霧脚膝麻痺頓無筋力

行步酸辛臨事茫昧前忘後失沈困虛劣夜多

夢魘右良近死重證以又於本月二十一日地

震解怯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寔證得發加于差

息無期爲白去等在官調理不得叱分不喩曠

官廢事絃如惶悶無地爲白昆矣本職乙良本

差次以吏曹良中移文爲白只爲云云

擅棄豐基郡守推考緘答狀庚戌正月

矣身無緣擅棄任所爲白乎所不喻本來元氣
虛弱勞傷羸悴之疾以寒暑風濕輒生他病屢
至危殆艱難調保支持爲白如乎次前年八月
分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僅得連命爲白置又
於九月分心熱背寒暴嗽痰逆證發作多日出
仕不得呈辭狀爲白乎亦中給由叱分是遣辭
狀受理不冬乙仍于隆寒良中調理不得間間
力疾行公以致前證日漸加重心氣虛損時時
眩暈欲仆精血焦枯瘦骨連皮面色萎黃頭旋
眼暗衆脉絃數脚膝無力行步蹇澁遇事錯繆

前忘後失沈困虛劣夜多夢魘一日行公或數
日臥痛至極悶塗泱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地
震解恇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傷寒證加發加于
差息無期在官調理爲難叱分不喻曠廢職事
貽弊不貲兹如再次呈辭後病勢益急仍留待
候不得不得已三次呈辭狀即時本家來到爲
白乎事是良尒相考施行教矣矣身病在心腑
輾轉深痼自壬寅癸卯年始叱凡矣職事乙並
只堪當不得或辭遞或罷職一歲間或至四五
次爲白去等矣身宿疾痰癃不能供職之實衆

所共知無緣謀避爲白乎所情理萬無爲白昆
并以相考分揀施行云云

辭免司憲府執義啓壬子五月二十六
日

小臣性本踈愚不曉事情於當世之務全未諳
歷雖百執事之任尚不能堪况風憲之貳所係
至重如臣無狀决不可冒處且小臣素有虛勞
心氣之疾自癸卯甲辰年以後病勢益深不能
從仕或閑官除授或罷職在外去戊申年分臣
以豐基郡守病重歸家受擅離之罪三年在閑

調理略無蘇復日以深劇分死溝壑之際頃者
蒙恩除侍從之職至 下召命惶恐罔措艱
難強扶而來僅存形骸見者皆驚 經幄近密
之地冒處未安即欲辭退但以初到難便黽勉
度日不意今者授此重職以本府務煩之地如
臣沈痼重病斷不能一日行公尤爲惶恐請遞
命遞臣職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乙卯四月

去三月二十二日右承旨書狀內聞爾病還鄉
家令觀察使題給食物且在京則廣問醫藥可

易治療令授僉知中樞府事斯速調理上來事
有 旨臣承 命殞越無地容措謹當卽日就
途以謝 恩命之辱臣虛劣無狀自少多病綿
歷歲月遂成沈痼難治之疾雖濫蒙 累朝之
恩每置淸顯之地無補絲毫常懷愧負徨悶
之情前屢陳危懇得退田里者至于再三旋被
召還未由辭避自壬子年還 朝後爵秩愈
隆而身病益深尸曠之責比前加重至於今年
春不得已乞解僉知中樞因而退來以遂首丘
之願 天恩罔極私竊感祝不意存恤之 命

又出於旣去之後旣　賜以食物撫其貧德復授之祿秩以便醫藥如臣一蠹何敢冒昧受此異渥況臣今次來時强扶羸骨逾深越險因致濕證峻發膀腹脹滿脚膝痿痺運步澁痛病根尤重雖欲調理上去指期差復爲難除本道送到食物謹已拜　賜別有箋陳謝外所有新授僉知中樞之　命欲乞卽　賜鐫罷庶使微臣得免狼狽以畢餘生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二丙辰四月○

此狀雖已草成恐煩瀆未上適有副提

學　召命遂不果上

臣於前年六月分祗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疾病歸鄉　曲賜諭敎臣前授僉知中樞之職不許辭免令且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旨臣不勝震惕惶恐之至臣欲待差拜　命則身病日增欲控乞終辭則煩瀆尤難以是二者惶惑遷延至于歲周然而臣竊惟與其被　命而無緣不報盍亦冒昧而披訴危懇玆用不避僭越敢復陳乞臣稟性踈鹵少嬰疾病歲月愈久羸憊益甚僅存如絲之軀命無復可强於前

力志慮凋喪精神昏錯區區犬馬之誠未由自
效而　累朝誤恩每處要顯之地益懼尸曠之
誅自癸卯以後所以每每辭職祇欲未死之前
少免罪責而已況今身在隴畝而名綴　朝班
其於臣子之分何可一日而安處且臣自前病
重不能從仕衆所顯知今又腹中積塊脹滿往
往腰大如鼓脅膂綿惙危淺之命莫保朝夕臣
雖欲强自扶舁以進　閣下安保不死於道路
雖或不死而進不能供一日職事旋復蹭蹬而
歸糞土賤命不暇顧恤以忝　恩之餘而顛沛

至此豈不爲　朝廷之羞貽四方之笑方今邊圉孔棘智力奔走酬功報勞正待爵祿之重乃以虛名授之朽棄無用如臣者是以臣之故有功者有鈌於祿食極知臣罪無路自免尤深惶恐之至臣前除僉知中樞伏望令該曹鐫罷以肅　朝政以安臣子區區之義云云

辭免弘文館副提學　召命狀　五月

臣於前年六月分伏覩承政院書狀內臣　前日病辭僉知中樞之職　不許辭免仍　賜溫諭

令臣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 旨顧以臣深痼積病前年爲始脹痞加發證勢尤重旣不得奔走謝 恩又難於再瀆辭免彌年兢仄日俟罪譴今五月二十三日復奉承政院書狀內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令臣斯速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震駭無所容措受 恩稠疊何以稱塞臣愚陋空疎本乏世用疾病沈纏殆二十年每曠職事至爲慚恐累次辭歸旋被
召還尚復從仕不得年年益甚更無蘇復之望衆所顯知以故四度第前年下鄉乃出於狼

狽不得已之甚豈有他意今臣腹肚脹滿往往如包斗水元氣萎薾精神耗損言語應接失前忘後短視重聽憔悴枯槁況彌心氣忪惙少失調保或至重發疑恐尋常惴惴以如此重病人論思近密之地豈合一日冒處一二宰臣不知臣疾有增無減請臣退閒一年或已差復故誤達 天聽致有此 命尤爲未安雖然在臣之分 天恩至重濫受譏責有不暇計急期熏沐將發行間適又暑證所添腹疾遽劇委頓倍常强扶上道勢必諸疾同時並作治藥不及或

死中路或不死到京供職不得顚仆蹭蹬而歸使羣情嗤鄙則微臣一身不足顧恤誠恐上累眷召之意爲　朝廷羞緣此苟循私義未敢舁行撫躬跼地惶戰怔營竊伏惟念臣自去年夏至今一周歲間三被　召旨一未趨赴罪當萬死謹席藁私室以俟所有新授弘文館副提學乙良卽許鐫罷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六月

臣於去五月二十三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
臣爲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乘馹上來事有 旨
臣以病重奔 命不得乞 賜鐫罷辭緣修狀
上送方深震越伏俟罪譴次又於今六月初八
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閒居村巷不仕于
朝予懷未忘斯速上來從仕以副懇求之意且
令本道監司食物題給其勿謝事有 旨寔在
前書狀未下三五日前所下 聖旨節次蒙
恩有 召有 賜至下 天章寵賁夐越非臣
膚薄所堪承當臣不勝戰慄惶惑無地容措臣

山野寒微至愚極陋幸逢　聖代所以誤加
眷念前後荐沓一至於此臣雖頑冥無狀豈不
知感激奮發奔走効力以少伸螻蟻犬馬之誠
且竭忠報國臣子至願凡在位皆然況臣　三
朝受　恩與天無涯至　今日愈厚有何心情
不肯仕宦祇緣臣積久病中又疊加病勢極窮
蹙不得已控瀝辭免前上書狀謹具猥陳伏希
聖鑑俯　賜矜裁臣又有危悃昧死瀆陳臣
自癸卯以後累次退歸其初人或非臣今則人
人知臣病重難仕故皆以臣歸爲當臣亦見舉

朝諸臣無有如臣病重者每當竊位尸祿頓廢夙夜之勤上畏 國法下慙物議臣雖欲貪榮冒寵久塵班行豈敢安於一日臣所以必願退歸者無他欲及未死之前少逭罪責而已不知緣何有此虛僞不近之名至於上徹 宸聰乃以側席禮賢之擧下及於臣之賤劣伏思臣罪無路可贖且假令今世實有恬退之人旣得其名尤當謹守其實庶或可也若旣以恬退受恩於家又以寵利進用於 朝則壟斷之譏必歸此人況臣本求名利因病自廢初非廉謹安

有恬退累蒙 奬勵已甚叨竊如復攬此非名冒趨 恩榮則人將謂臣以病圖利以退媒進不唯小臣取鄙一時亦恐 朝政貽譏後世臣雖滅死何以自白非獨此也設或有人見臣冒進以爲人臣雖無寸勞苟有虛名足以欺天誑人則美官要職可以安臥而得此風一開習俗一轉薄眞僞淆雜末流難防豈不滋爲 聖治之累當今邊圉多事文武之臣爭奮智力酬勞勸忠正須爵祿之重臣於僉知中樞經年虛帶彼有功勞者不得受此祿秩妨賢害政臣罪亦重

雖然以臣懵昧如古君臣之義則講聞熟矣豈
敢忘義而循私惟是臣病無得差之期故臣身
無可進之日而名在仕版如此　特命之外亦
有例　賜書籍等件時下窮閻益深踧踖無由
許免進退失據日夜惕息思所以免此而不可
得獨有一事於此敢復僭陳焉古者人臣難仕
則必請致仕不獨大臣爲然亦不必年滿乃得
也臣不敢廣引故事有宋陳致善以王府教授
乞致仕時君嘉而許之致善官纔一命而年不
至七十猶得其請當是時士之處身宜無甚難

而其爲是者亦豈忘義而然正欲爲臣之義有終而無𢿀也臣伏願 聖朝憫臣沈痼容臣狂狷令臣得依致善例許該曹刊去仕籍使得優游畢命庶幾微臣爰得處身之所用全 聖朝以禮退人之道虛僞之門可杜覆載之 恩有終亦或有裨於風化之萬一臣越分創請極知爲濫業已上誤 聖朝致此踰越臣若自同疎外抱茲耿耿不以陳 聞籍悶以死是尤自重其罪敢露祈懇伏候 嚴命右迫切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工曹參判病告乞免狀戊午十二月

臣矣段多年重病以節大司成除授後必于經涉二朔爲白良置其間仕進不過數日因犯風寒心熱上氣證暴發痰壅腹脹日益沈困不得已三次呈辭從願得遞仍時軍職付授 天恩罔極爲白置臣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病根深痼元氣耗損羸憊枯槁皮骨相黏面無人色僅續性命少發他證已阽於危急乙仍于至今謝恩不得日夜惕息爲白如乎次不意本月初七日政 特命陞秩嘉善爲工曹參判臣聞

命驚惶罔知措躬小臣庸謬朽鈍無物可比旁
入膏肓每負 國恩悶望情由乙前已瀝血傾
新非止一二區區誠意未能上達至以辭退之
懇反爲陞進之梯 恩命荐異物情駭怪叱分
不踰職官竊祿人臣大罪二品亞卿爵位非輕
設使臣不顧是非冒昧承受爲白在如中有罪
自匿見利忘分本品則稱病辭縮陞秩則抗顏
叨竊其爲無恥孰不唾鄙臣寧甘心譴罰不敢
玷汚名器況於今如殿最之時曹堂上三員以
參議段置遞當未還判書一員叱分以加于事

體未安爲白昆臣矣新授嘉善加乙良參判職
幷以改正本差爲白只爲云云

工曹參判謝 恩後辭免啓十二
月

臣於本月初七日敢伏聞 特命之下非徒病
未出謝所加職秩決非小臣所堪當勢迫情懇
不計萬死陳乞改正區區籲忱未能上達只
許給由如是者再今則不得已强來謝 恩臣
之遁慢罪不容誅煩瀆更 啓至爲惶恐臣本
野微蹤稟性愚陋出身以來長在病散無所

歷不通世務全乏時用又昧於處身之宜暗
虛名轇轕歟　竊位尸祿曾已極矣頃來廷臣
不恤小臣病廢如此徒以虛名或　啓或注以
致上誤　簡記恩命累下微臣無狀進退失據
陷於欺　天之罪臣之窘悶無路得脫且二品
之職預聞　國政豈可不量可否而姑試又何
可明知不堪而妄受乎況今勞於　國事者或
至十年之久而未陞臣無寸勞通政後實仕纔
數年而遽陞叅判如此何以厭於公論尋常庶
官之中一日不仕臺劾隨之又病滿三十日之

法載在 國法令臣不仕已近六十日不但無
罰反加陞秩臣獨何人以罰爲賞臣今雖强出
仍抱痼疾上畏 國法次畏公論反覆籌思不
可冒處 授職秩請並改正以授賢勞之人

辭免工曹參判 召命狀 己未七月

第一二狀闕

臣於前月初八日祗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患
病未差再上辭狀令臣加調理上來事有 旨
臣當初受由下來因病乞辭再蒙 恩假出於
例外惶恐感激罔知攸措即當奔走上去臣犬

爲微賤著嬰疾病歲久年深種種沈痼血氣肌肉耗削無餘僅有形骸艱保絲命勞傷虛損之極以致心疾轉劇神不守宅眩瞀忪怔尋常無故鬱結憂疑鳥聲人語往往怵惕驚恐强抑倥傯必至喪心每每悶慮惴惴保持筋力竭盡運步則喘乏頓仆神思昏錯遇事則失前忘後脹滿濕腫胃傷痰壅等病往復迭侵防護不給節加之暑證腹疾暴發兼以上吐吐出鮮血臍腹絞痛三焦痞閉撑悶欲死自是脾胃虛弱專不思食食亦不消日益羸瘁膚色萎黃困殆綿惙

本以重病添此毒證指期差復爲難緣此起發
不前上去不得悶迫無際爲白良尒臣矣職乙
良遞罷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辛酉二月

臣於去正月十五日祗受承政院書狀內以
天使出來令臣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
震越無地容措臣猥劣無狀身抱勞傷之病心
纏虛損之疾今至三十餘年寒暑勞役動輒大
發輾轉沈痼屢瀕死域遂成廢人上負 國恩
前後非一去戊午年上京時道傷所致病勢極

直在職五六朔內出仕未滿十日曠闕尙
得已受由下來還仕不得再三乞辭 寬典不
罪 命遞工曹猶叙同知中樞今至三年無由
謝 恩又無辭避之路徒積疏悶茲被下 召
庶幾因此上去謝 恩私竊祝幸次適聞同生
有喪急遽而往馬驚墮落氷澌水中衣裝盡濕
因觸風寒右臂尻傷痛撼一身寒熱進退互相
攻注氣血不運手足頑痺諸證並作熨藥治療
僅得少差刻日上途計料非但差復無期重傷
之餘本疾乘勢日久益甚膚汗體慄消削萎薾

如不能終日心疾尤劇晝則昏悶忪怔夜則寢驚夢愕往往喘息奄奄窒塞不通良久乃續危淺之命莫保朝夕委篤至此强扶起發冒犯風雪顚頓道路斃仆逆旅無及於救活以此恇怯前却將發復已臣伏念以如臣垂死形骸華人所見處忝備使令非所敢擬因兩謝 恩亦不得遂仰慙俯慄罪當萬死臣竊祈 聖朝察此危迫之懇追寢前 命其曾受同知中樞之職許 賜鐫罷容使微臣苟延時月畢義隴畝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狀一 乙丑三月

小臣往在己未春以工曹參判受由下鄕因宿疾加發上去不得呈辭得遞未幾猥蒙 上恩除授同知中樞府事只緣身病如前莫由趨謝至辛酉正月間 天使將來外方文臣循例收召臣名亦在其中時方寒疾劇苦扶舁上道備犯風雪爲白在如中路㦖丁寧乙仍于具由籲陳因許乞辭同知之職已而承奉 下旨內許且停行 聖恩如天感激無地非臣糜粉所能上報惟辭職一事未蒙 俞允自是以後往

苒歲月至于今日犬馬之齒益以頹暮久遠嬰
疾歲歲加重前年秋又發風濕病脚膝痿痺運
步艱蹇往往一身氣血全不通貫冬來變爲寒
疾痰氣壅胷五臟百骸更迭受病冷熱相激治
藥難施至今種種病狀不敢具悉仰瀆 天聽
臣每欲陳狀力辭則疎遠煩瀆積深惶恐如欲
奔走上去則病身如縶起發不前稽淹 恩命
至於六七年之久狼狽窘蹙久而愈甚罔知所
爲徒然伏俟彈駁之至何意因循迄又漏網臣
伏念自古人臣陳力就列則鞠躬盡節老而

曠闕則乞身放退此外更無他道臣獨何人身廢田里名忝班列揆分責義罪當萬死如此叨竊終若不解危淺之命一朝溘然負罪抱恨以死身雖入土不能瞑目爲白乎去日夜憂惶無所容措玆敢冒昧上陳謹席稾私室以俟 威命之下且臣病難仕人人所知臣職當罷國言皆同如蒙 下問微臣悶迫之情物論呰嘵之實可以得徹 睿鑑伏乞 聖慈特賜矜軫臣矣前受同知中樞之職 許令遞罷庶幾微臣得以安分守病畢義歸盡爲白只爲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二 丙寅

正月

臣於今月十四日祗受有 旨書狀以前工曹參判 召臣續奉除 命又授臣同知中樞府事沓出 特恩臣不勝驚惶感激無地措躬臣去年夏始蒙遞閑之 命天恩罔極而身病則有增無減至于冬來寒疾重劇腰脅掣痛轉動不得兼痰塞胸咳嗽痞結羸瘁骨立日益困憊不意承被 召除旣難稽 命又怯觸寒遲徊累日强扶登途適値大雪凝冱虛極一身風寒

逼骨勞證峻發遍體疼痛心氣忪怔虛汗自流常有發熱之狀氣息奄奄如不終日強爲扶曳前途日日危劇消剝摧殘濵死丁寧小臣猥以微賤厚蒙 國恩愚病相仍無由報效反以此故處身迂滯竊取虛名欺瞞一世至於上誤宸聰恩命狎至又緣此患每不能奔走供職臣罪當萬死誠所甘心第以忝被 異眷之餘顚沛道路棄命草野實爲玷累 恩旨爲 朝廷羞傳笑四方加于憂窘罔措伏乞 聖慈矜閔危懇還收 召命依前遞職仍 賜退歸庶幾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二 丙寅

正月

臣於今月十四日祗受有 旨書狀以前工曹參判 召臣續奉除 命又授臣同知中樞府事皆出 特恩臣不勝驚惶感激無地措躬臣去年夏始蒙遞閑之 命天恩罔極而身病則有增無減至于冬來寒疾重劇腰脅掣痛轉動不得兼痰塞胷咳嗽痞結羸瘁骨立日益困憊不意承被 召除既難稽 命又怯觸寒遅徊累日强扶登途適値大雪凝冱虛極一身風寒

逼骨勞證峻發遍體疼痛心氣忪怔虛汗自流
常有發熱之狀氣息奄奄如不終日强爲扶曳
前途日日危劇淸削摧殘溘死丁寧小臣猥以
微賤辱蒙 國恩愚病相仍無由報效反以此
故處身迂滯竊取虛名欺瞞一世至於上誤
宸聽恩命狎至又緣此患每不能奔走供職臣
罪當萬死誠所甘心第以忝被 異眷之餘顚
沛道路棄命草野實爲玷累 恩旨爲 朝廷
羞傳笑四方加于憂窘罔措伏乞 聖慈矜憫
危懇還收 召命依前遞職仍 賜退歸庶幾

微臣歸死故土獲遂首丘之願焦渴仰禱右辭緣詮次以善啓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召命狀二

月

本月初十日臣於豐基郡祗受有 旨書狀內不許臣辭職 停召之請 令臣善調徐徐上來仍遣內醫官延壽聃診病幷 賜以良藥種種慈實寔罕非常之禮出於萬萬不意震怖惶惑罔知攸措臣因竊伏念自古人君將此等盛禮得其人而施之合宜誠爲美事如臣庸陋最

出羣臣之下會溷仕路位至二品絲毫莫補
短百出擧世皆知萬目難掩不知何故致誤
聖朝乃以無前之事遽施最下之流臣若徒以
貪慕 恩榮之故犯分忘慚不顧禮義而進則
一時清議萬世正論謂 聖朝此擧爲何禮謂
小臣此行爲何義招虞以旌虞不敢往禮愚如
賢愚豈敢往設使在微臣不足掛論所不可不
惜者 朝廷事體故 聖上垂意之勤太過愚
臣冒進之罪益大況小臣老孱之身百疾嬰纏
前後悉陳今次醫官亦已洞診咫尺 天威敢

有欺罔且爲人臣子所以事君父効忠勞惟有
此心心苟受病將何以事上將何以從政小臣
百病之中心病尤重靜處稍可少有勞動行役
輒至重發頃因道勞虛損之極方苦此病適添
駭憫之迫日夕憂惕悸恐欲加鎭寧愈更忪怔
若此不已將不得保性情爲人類以死尤用鬱
悒臣承 命以來强勉扶曳艱到醴泉郡向來
諸證乘勞並作氣竭力盡眩瞀困倒更前不得
籲 天瀝血伏地待 命臣今危懇不敢望歸
田里願及存喘得蒙骸骨之 賜死無餘憾臣

不勝區區切蹙之望右良辭緣詮次以善 啓

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 一 三月一

日

臣前月二十五日於醴泉郡祗受有 旨書狀

内如前 不許臣退歸 令臣調理徐徐上來

臣聞 命須越盆深危悶累辭煩瀆惶恐無地

然而臣病非偶然所發得之四十餘年日深月

痼屢瀕死域艱保至今況今次因勞加發仍在

旅途羈苦之中欲其計日調治救此積年加發

之病豈不甚難以故自正月至今經涉三朔輾
轉往復差息無期悶望尤極長在官舍調病難
便乙仍于同月二十六日不得已安東地山寺
移入苟就僻處席藁度日臣又伏覩狀面以工
曹判書塡銜而狀中不舉此事臣又未見政目
莫測端由惟增震駭然又不可無一辭以露微
悃小臣往在戊午年分因事還　朝爲成均長
官身病已極二三朔間仕日不滿四五方懼誅
罰反有陞秩之　命爲本曹參判黽勉兩朔又
僅仕三日寸無餘力可望報效由是惶窘在

朝不得蹭蹬退歸今乃無故遽或陞遷自古以
來安有此事設使果有之必因物論彈駁已有
處分不待微臣喋喋猥陳惟是小臣積病餘喘
皮骨相黏面無人色憔悴萎黃見者驚嗟氣息
綿延性命阽危每發一證動輒疑死稽違 君
命罪戾憂恐臣之情悃非但國人無不見知天
地鬼神所共監臨伏乞 聖慈特垂矜察 賜
臣骸骨仍依去年四月二十日遞臣同知 指
揮置臣無職之地庶少延保畢義歸盡爲白只
爲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二 三月十
四日

本月十三日臣於安東地山寺良中祗受承政院書狀內毋敢求退安心調理上來事有 旨小臣愚闇老病從仕不得緣由曾已反覆陳達今不敢縷瀆 天聽 小臣迂闊固滯濫蒙 大恩罔知所處之宜罪當萬死臣前以從品亞卿之職猶不堪當退辭累年始蒙 許退 天恩罔極今乃無故 陞正品爲六卿之職臣若不顧前後冒昧進受辭小受大以退媒進其爲巧

詐汚賤雖可形言假令小臣微眇不足與論於
禮義不知 聖朝見臣如此見利忘靦喪其所
守何取於臣而必授以高官重秩乎臣伏覩前
古人臣有如此者當時不恤而進用卒至敗壞
天下者有之臣雖至愚誠不忍效其所爲況雖
微官末職必計其資歷功勞而後陞職是爲例
事小臣前爲本曹參判僅仕三日今進爲判書
非徒古今絶無之事深恐 國家爵賞之典自
此隳紊誠非細故因竊伏念臣以積病沈痼待
命三朔憂惶加病差息無期節新除職秩擬

以義分資歷一無可受之理如此留連待命

猶有覬望叨進之意臣罪尤重仍次留待不得

惶恐無地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七月九

日

臣去四月十七日祗受承政院書狀內因臣懇

辭姑遞臣本職兼文翰之任仍授閒官 令臣

安心調理待病勢差愈上來事有 旨臣以至

愚極陋荐被 誤恩奬擢超踰降 旨重疊道

肩顚沛累辭不獲方懼 雷霆之威復忝文翰

之任非但臣心震越愈蹙凡在物情莫不駭愕
旋蒙 聖度包容離明曲照既寬罪罰加 賜
矜軫許令幷遞兩任處以優職 隆恩洪造莫
與倫比感激兢戰無地容措爲白置臣心疾勞
瘵得之三四十年後來加以脹瘧痰飮等病歲
增月益合成沈痼寒暑風濕觸冒勞動一切無
堪動輒加發發必危革乙仍于前矣四次至前
赴 召命或留三四年或四五朔爲白良置並
只廢仕尸祿慙負 國恩爲退爲白如乎今年
段犬馬之齒將近七十積病加老形神氣力無

復支持顚沛來歸憂慄增病委頓困憊枯竭虛損心忪腹痞往往昏眩欲仆諸病迭乘伏俟澌盡之塡壑絶差愈之期緣此未能奔走上去臣之無狀至此尤極　異恩殊渥終未仰承臣罪當萬死無以自贖叱分不踰前矣二品從職旣置冒濫空得玷汚名器莫甚爲白去等況今資憲重加知事准職豈當無故躐躋且因辭免而得進爵士風益猥輕　王爵而授匪人　國典愈墮所關極重非臣得私玆敢不避斧鉞之誅復陳螻蟻之悃臣惶恐昧死歷代人臣或老或

病不論官大小皆許致仕至於 祖宗朝猶然
欲望 聖慈深察愚衷 特令該曹將所陞資
憲加與節次除職並皆收還改正仍以前職秩
依例致仕置之散外庶幾上謹 朝廷與奪之
柄下遂微臣愚分之安慺慺至願不勝懇迫切
祝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禮曹判書謝 恩後辭免啓丁卯八月

一日

小臣身病在外前年四月知中樞府事除授只
緣老病委篤控乞辭免雖未蒙 允亦不加罪

天恩罔極今年春以 天使時製述官 下
召强扶上來觸熱加病入城三日未及謝 恩
而遽遭 大喪攀號痛迫之餘積勞重傷元氣
萎敗日益困憊脾胃證兼發專不思食食亦不
消羸悴骨立心氣虛損恍惚忪怔失前忘後狀
如迷罔之人僅續絲命衆所顯知不意銓曹擬
除本職臣聞 命驚惶罔知措躬況本曹與神
人司敎化事大交隣職務繁重如臣儜陋不文
加以重病如此决不能堪任請遞臣職以授賢
能之人

再啓 同日

再啓惶恐臣自少得羸悴虛勞之疾今至四十餘年歲增月益一身血氣消損枯渴頓無筋力可堪從仕慙負兢惶每乞辭退往往雖蒙召還如前不能供職又至退歸臣之無狀如此罪不容誅在 先王朝尙用寬典反以虛名累加爵秩至前年春陞至工曹判書六卿之列任大責重決不可以尸素冒處昧死辭免蒙 恩得遞今臣老病甚於去年本曹任重倍於工曹前日工判之任猶不堪當今於本曹之重豈敢

冒勅方今 新政禮文及三都監儀式多端皆
在本曹事務方殷一日不可無長官請亟 命
遞臣職以授賢能之人仍 許臣致仕放歸田
里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 二日

臣矣段多年痼疾以節因勞加發元氣傷敗日
益萎薾肌肉消瘦僅存皮骨虛損迷罔困殆委
篤强亦出仕爲在如中勞動倥傯之餘發熱上
氣不日之間摧殘以盡絃如至爲悶迫爲白良
於臣矣職乙良本差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 五月日 第三

戊閏

臣年垂七十百病纏綿屢瀕死域軀命如綫頓無筋力可堪奔務雖有犬馬之誠無由屢希冐濫尸素其罪尤重逃祿歸耕庶免邦憲此臣抱慈哀悃三十餘年更歷 三朝凡四次退歸四蒙 召還每還從仕之難倍甚於前不得已又退歸至于去年臣病愈深 國恩益重惶恐窘迫萬死乞辭伏蒙 先王曠度含垢矜恕不問

聖恩如天微物得所不意今年復以製述官
下召每辭極難强扶入都甫過三月遽遭罔
極之變蒼黃顚倒病不支吾禮判 除命適會
茲時一日不能出仕至於辭避方今 離明繼
照萬物欣覩此正臣子效忠宣力之秋而愚臣
沈痼癃殘百廢無狀乃至此極無功而食於上
古人以爲不恭不能而不知止周任譏焉用
臣將何顏面貪昧 恩榮不能而不止上以羞
辱於 淸朝下以汙壞於士風假使臣可能從
前在 三朝寵渥如彼何苦不往而甘心焉[illegible]

今還　新政眷命如此又何更不顛而苦乞休致伏望　聖慈憐臣垂死之命察臣畢義之願許臣致仕俾遂歸死田里爲白只爲云云

辭免同知　經筵　召命狀　十月二十九日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以臣當侍　經筵令臣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聞命震越罔知攸措卽當趨造　闕下恪謹供職況今　臨御伊始　聖學日新寤寐賢傑拔茅彙征臣尤當進思盡忠同寅協贊庶效涓埃第

緣臣疾病顚踣多積年紀徒以虛名致誤　累
朝受　恩每至於不報居官輒歸於失守慙負
惶窘不得已辭退如是累次罪已難赦今夏入
都遽遭罔極之變崩迫奔遑之餘身病增劇形
頓神澌奄奄欲盡適會蒙　恩除禮曹判書
新政異渥莫大於此乃不能一日供職而遽人
臣之義掃地盡矣旣失官守惟當速去又恐遽
死於尸竊之中緣此恇怯　山陵未畢之前竟
忙退歸勢迫理蹙雖不獲已揆以始終之義極
知闕然物論煩興歸臣罪責將不得齒數於人

類臣方席藁私室省愆懲咎以俟誅罰之至不
意今者 聖恩寬厚包荒滿垢反加收召溫
諭丁寧感激惶汗糜粉何酬顧臣罪釁重疊如
前所陳今又前病重發外傷風寒內積心熱虛
損忪怔委篤困憊疲喘交作僅續殘命當此隆
寒遠道奔馳觸冒暴發不朝卽夕須斃中野猶
不足惜萬一不死得至都下受 恩不報居官
失守倍甚於前上負 虛宁之至意下受淸議
之重責爲 朝廷羞又必至於空退臣前後所
爲無狀如此一死有餘罪伏乞 聖慈俯賜矜憫

特許停臣 召命遞臣講職仍 許臣依禮致仕 令臣退安愚賤畢義壠畝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落云云

辭免 召命狀 戊辰正月九日

臣老病昏塞百廢無堪每每負 恩罪釁深重節禮 召隆旨難以承當已拜一疏乞 賜罷免仍請致仕去訖今以 天使時接應事有旨書狀本月初八日祇受卽當趁急奔赴第緣臣長年病身氣血虛怯心熱蘊積小遇風寒卽寒疾發動冷氣徹骨顫掉噤瘁心熱上氣一時

交發失治不汗則俄頃間性命難保去年此府寒疾痰喘得發數朔至苦痛幾死僅蘇今當其節前證間發因遂大發疑畏深閉固護日夜惴惴艱保今如春寒方嚴不異冬日中路遇寒須斃丁寧賁土之命猶切哀憫加以前下 聖旨承當不得辭緣疏中一一上陳徨戰死罪席稾俟 命為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二 正月二十九日 ○第一狀闕

本月二十九日祇受都承旨書狀內 令臣不

以進退爲嫌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震恐求
死不得爲白置小臣矣種種無狀萬負 國恩
罪當誅滅辭緣段節 召除辭狀內瀝血聲陳
謹席藁伏地日竢 威命之下右辭緣詮次以
善 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四 四月七日 ○ 三狀

闕

小臣幸逢 聖代爲臣無狀厚誣 朝聽以致
誤恩洊加 威命屢瀆委頓昏惑久違臣隷
顚倒之節頃上封章剖瀝心肝庶幾獲蒙 哀

省不意蟻忱愈鬱 鴻恩轉隆本月初六日天
文習讀官柳希瑞又齎捧 敎書來辱下宣諭
眷顧敦諭增重如山臣祗受以還精魂飛散
無所投死臣重自悼責誠未上格言歸虛飾以
至於此罔 聖欺 天罪無逃遁戰灼憂窘靡所
措躬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右贊成乞回納毁香狀 五月九
日

臣過蒙 宸簡累被 嚴召由臣私義百無一
堪罄陳危懇久未蒙 許顚倒奔 命又復稽

廷臣罪當萬死無以自贖只緣臣往前在 朝
無時不病長廢職務本合尸素之誅偶脫天網
而退頃來 朝廷方峻治臣僚稱病避事之罪
臣伏念諸臣偶病一事猶不免物論如彼如臣
長病每每避事從前罪犯不可勝數豈敢抗顔
復進以干邦憲乎況今 天使之來正當多事
時强進 闕下夙夜奔走非但病發莫測假如
未死之前告病延喘則是重自納於避事之誅
比之前時罪犯尤甚臣首鼠惶惑心病日劇不
勝悶迫之至臣前蒙 敎書內憐臣老病不許

臣勞以職事 異恩至此非臣敢當然苟如
敎旨則弘化重職宜先 許免臣玆用伏地祈
祝日俟 恩命之下伏乞 聖慈曲垂矜諒幷
與崇品一資特從所願還收 成命於臣榮幸
糜粉何酬臣復有私義極不安者去三月初
天使回程後 頒賜諸臣段香等物玆乃 聖
朝祇奉 皇恩嘉與同朝共之一以普大慶之
及一以酬百僚之勞而小臣亦誤忝 賜例臣
未拜贊成之 命稱官 賜物固難祇受又身
伏遠外 天使來還一無勞效欲以何名何義

敢同諸臣得受 賜物前下段子一匹香二封
謹請回納 天府乞 賜俞允以安微臣區區
分義之守不勝幸甚煩 惶恐久乃陳請死罪
辭緣幷以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改正崇品幷回納 賜物狀一 五月
十九日

臣伏覩右承旨書狀諭以贊成之職臣所力辭
備從微悃 特命遞改仍以知 經筵促召事
有 旨臣鄙淺無狀誤蒙 聖眷至於此極天
地生成之恩何以圖報臣即當疾速趨赴適因

私故宿病增劇心熱方苦當此炎酷觸冒上
如以火就火極爲悶迫欲望少展日期俟心熱
稍減扶曳前進庶幾免死炎程得進　闕下以
謝　恩命計料第螻蟻素忱一品濫秩終無冒
受之理冀得一併改正頃緣此事及乞回納
賜物等因復上一狀敢瀆　宸嚴伏禱　聖慈
益弘德意并　許改正收納以訖洪造臣不勝
區區切祝危幸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
云

乞改正崇品狀二　七月四日

煩瀆惶恐臣以乞辭濫陞之故稽延 召命奄
過半歲罪死罔赦頃者幸蒙 聖慈因臣僚
啓請 命遞贊成之職實是還除本品之端
眷念至此臣不勝感激卽具狀陳懇併將崇品
一體欲乞改正降居本品閑地上請去訖臣强
扶殘喘擬進謝 恩觸熱加病艱到半程爲白
有置中間伏覩 除目仍以陞品判中樞府事
除授臣頓失幸望之意猶以所上書狀 入啓
後從願降授爲白乎去妄料必及至書狀 入
啓尚未蒙 允臣情事乖張進退失據憂窘罔

迫靡所措躬若以臣之無狀可堪陞擢之　寵
春初聞　命卽時起謝供職何故干冒　雷霆
捨命苦辭以至淹久乎今幸廷紳白蟻惘之所
憫　聖恩示鴆私以可許乃復中輟不終依前
濫授則臣前後狀疏力陳不敢冒受之說一皆
落虛而臣之一身終不免爲欺天誣世之人負
竊位冒寵之罪將何顏面厠之朝列乎伏願
聖上洞鑑微衷　俯察守分之忱自　天所命
自　天還收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况玆免憊還本
因臣誠願非有攷奪何所妨礙臣有衷曲得

天從欲於臣榮寵無與爲比臣無任懇切禱祝之至辭緣詮次云云

乞改正崇品狀三 七月十三日

本月初十日所下同副承旨書狀內不許臣辭免判中樞及乞改正崇品事 聖旨臣於十三日在忠州祇受爲白有置臣自上年後腹疾勞熱間發觸冒炎熱艱難保喘行未趁遠叱分不喻帶行孫息得疾幾死中路棄置不得救活卒行爲要滯驛貽弊顯犯邦憲惶恐待罪爲白乎彌臣從前欺世取 寵之罪今年尤甚庶幾罔

辭得免而誠私上格又私蒙 允更欲陳乞恐
徒增罪戾然螻蟻微悃 上天不阻玆又不避
鈇鉞復有控訴臣伏以班序品秩資憲崇政之
間亦有一階至爲顯重近有邊將率兵深入勦
除賊巢不爲無功 朝命賞以此階臺諫猶以
過重論執臣前無寸勞後亡毫報身伏窮山不
知用何義例乃超越此階陞至一品乎此古今
天下絕無之事而臣不幸逢著臣所以俯愧
慄如芒刺在身欲逃無所欲免無路稽 命干
威顚沛窘束今次上來正爲中間有蒙 恩降

授之端故感激趨謝不謂因仍苟且一進一退
兩失措躬至於如此臣僭率罪死竊伏惟念
聖意得無以旣加　恩命徒然收取還授本階
爲難然崇政一秩臣尚未拜受非旣加還收之
比今若只以資憲上一階授之置之閒散此非
自崇政降授乃自資憲陞秩　聖朝旣足示誤
奬之意微臣亦小遂辭濫之願以賞功猶惜之
重階加無功冒進之微臣榮幸無比　寵遷曷
踰臣固知此階之重於臣亦濫第緣旣誤　聖
眷下辱之勤不如是無以奉承玆敢妄昧瀆達

陞恐誤

伏願 聖鑑矜憫愚誠 渙發德音從願改陞
庶微臣免竊位冒進之罪 盛朝無隳紊爵典
之失豈非兩全臣無任兢戰切祝之至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啓 七月二十四
日

小臣愚惑執迷但知非分之職不敢冒進其於
急趨 君命之義反有不遑自前年十月後
召命荐沓至九至十尚復稽延今始來謝在法
罔赦臣不勝惶恐待罪

再啓 同日

煩瀆至爲惶恐臣罪當死滅 聖恩寬赦全生
赴 闕瞻仰日月之光感激銜戢徒思糜粉第
臣老病垂死之日身伏田野欺世取 寵至于
卿列已極饕餮猶爲不足復叨 誤恩擢至崇
品臣之無狀甚矣且本品則辭去陞品則冒來
以退而賭名復進而享利情迹猥賤名節掃地
臣前後疏狀極陳其非今若還自蹈之遂成終
身之惡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無識羞恥之
心不容盡喪豈敢諉以 君命昧受竊據以忝
辱清班汚壞士風乎臣負罪懷慚難於立朝正

在於此伏乞 矜幹卑懇 特命改正崇品是收準職 除命庶幾小臣得遂區區分義之守聖朝亦無顛紊爵賞之失不勝幸甚

弘文館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 八月五日

文翰重任非老病昏廢之人所可冒據前於丙寅年 明宗大王以小臣爲大提學而臣以老病不得堪任辭遞今者又差提學提學之任雖與大提學小大輕重甚相懸絕而老病不得堪任則同臣之老病昏廢又甚於前日請遞提學

擇授可堪之人且以小臣幷入晝夕講事　傳
教矣小臣別無異事而更爲常規外之事惶恐
敢辭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一

八月八日

臣心氣之疾因事得發挾以燥熱徧身熏炎眩
瞀忪怔念欲裁損轉益加發比分不喻每年冬
寒痰喘爲本百病隨發屢瀕死域爲白如乎節
偶感凉冷痰證遽發暴嗽稠唾他病乘間往復
多端從仕不得至爲惶恐臣矣職乙良本差爲

白乎矣又於本月初三日弘文館提學兼差臣
以老病昏廢堪當不得方切辭避之際至初六
日因大提學朴淳猥謬推讓乃以文衡之任轉
加臣身臣不勝驚惶窘迫罔攸措躬臣駑材下
質加此重病廢書不讀三四十年舊業新昧頓
無記念手生思涸尤艱制作往在　先王朝嘗
被此職之　命臣具由控辭至於再三即時蒙
恩得免今已三年老病昏塞日以益甚不意
誤膺　重命非所堪任決無冒受之義況彌如
此至重至選之任既得其人而授之安可以一

時爵秩高下之故而輕易改換乎微臣至懇伏
乞將臣誤加崇政依願改正而授以本品資憲
則提學之任雖有未安臣亦不敢固辭伏願
聖鑑曲加 矜察早 賜允許庶幾愚病微臣
得守其分為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二

八月十二日

臣矣段節身病辭職蒙 恩受由為白良置數
日調理未見差息叨處濫職不得任進尤深惶

恐臣矣職乙良本若爲白乎矣文衡之任至爲
重大掌　國辭命事大交隣撰述功德一應制
作潤色等事無不委責小臣老昏殘疾精神筋
力十分削剝耐勞忍辛作爲文章雖在常時決
不能堪任況彌　先朝實錄修撰今當開局總
裁之下論定取決專是主文之任臣每當冬月
痰喘寒疾動至危劇在前冬春四五朔閒閉門
不出從仕不得今雖妄受　恩命不多時日以
廢仕曠職不得已還遞之勢朴淳段彊年俊業
應選辦職未有玷缺允協衆望一朝徙以臣濫

職厠上之故容易換差於淳既非重待文任之意妄受還免於臣又增越分妨賢之罪叱分不喻其在 聖朝舉措亦甚顚倒右件曲折洞加鑑察亟令還收換差之 命仍前授任臣淳庶幾 朝無闕事臣各得宜爲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害乞免狀三

八月十五日

臣矣段心熱痰涎同時得發再度受由調理爲白良置差復不得曠日廢仕惶恐無地臣矣職

乙良本差爲白乎矣今方冬至使文書磨[illegible]賁
錄廳開設時文衡之任不可一日闕員臣本老
耗昏廢節加病如此不能堪任衆所共知叱分
不喻冬月將近四五朔至寒疾不仕爲白去等
莫重之任明知不行豈宜冒就非但微臣不敢
承當物情皆以爲未便臣矣所兼大提學幷以
還收換 命仍授前員爲白只爲 云云

大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一 八月二十
三日

臣不勝文任悶迫之情曾已盡達不敢煩復校

舉其中心疾最重三十年前告喪氣虛此證緊
發幾至喪心其後雖得僅蘇病根深痼少失調
護動輒復發當此老衰忽遭重責如山壓頭若
崩厥角此心戰掉無頃刻少安而實是心病所
致日夕憂惴困迫抑而行之勢將難救敢更冒
陳伏望早 賜允許大提學改差

再啓 同月

文人才分亦各不同有館閣絲綸之文有草野
寒苦之文臣本無文才雖於雕篆之末或略窺
一斑只是草野寒苦之習何用於館閣絲綸之

文乎況於表箋儷偶之文懵不知體制如何古人云知之不豫枉其才而用之是棄人也又云人各有能不能上之使下其所不能不使强爲故下不得罪於上今臣授此任枉才棄人臣不敢言以不知不能而强當其責得罪曠職羞及
朝廷勢所必至至是而後雖復治臣之罪而改之悔亦無及故臣之危懇請辭豈獨爲私憫而已伏乞亟　賜施行大提學改差

三啓 同日

臣於文衡重任以年齒以疾病以才分皆所不

堪況冬寒臨迫實錄廳所往亦所不堪當初收議時大臣泛論云云今則物論皆以爲不堪大臣豈不聞知伏望再 賜遞處庶使重任早有歸定不勝幸甚

四啓八月二十四日

昨日 傳敎心疾調理自然平安臣不勝惶悶大抵心疾調理最爲難事十年保養僅得粗安一日復發前功盡棄一有觸著動撓熏灼欲以靜攝愈攝愈甚況文衡之任百責所萃何以能堪韓愈云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云云韓愈以方

年盛氣猶有此憂如臣七十瀕死之年絲綿
喘心疾重發強抑煎焦不知厭終何如以此憂
悶罔措伏望大提學亟 命改差

五啓 同日

累啓惶恐雖本能文之人至於年老氣衰則所作詩文如以秃筆寫字頓無鋒穎鈍刀雕器不成形制此乃古今之通患小臣自少不文加以病不讀書今已近死之年豈能作爲文章當此莫大之任乎反覆籌度決不能堪請亟 命改差

六啓同日

如今物論皆以爲臣不堪大提學之任人人豈有私情於臣而欲其任便乎臣老病昏廢筋力精神決不能堪人皆知之故其言不約而同也今不恤衆論輕授重任於不堪之人其如敗事辱國何　聖教每以爲重任不可輕改臣雖謝恩前後連辭尚未受　命即是本員仍任實非改　命有何難乎請亟　賜俞允以定文任之重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己巳正月八

日
臣矣段前月肅拜後數日出仕寒疾復發元氣
虛損心熱轉劇寢驚夢愕頻頻客忤瘀壅膈痞
面發浮氣種種危證怯寒愈甚伏俟邦憲次不
意濫蒙 恩命吏判除授非但身病深重趁時
出仕不得臣往時未經本曹郎官一應銓法朝
章全然未嘗諳鍊近年長在遠外鄉村一時人
才物論騷然不知東西莫大重任如臣庸謬加
此老昏沈痼豈敢忝竊曠廢以累 聖治臣不
勝惶恐窘迫無地自容臣矣職乙良兼帶 經

仰一本作
昂

筵春秋幷以本差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正月 十一日

臣矣身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歲月積久節因
寒加發日益深痼差息出仕指期爲難爲白乎
彌老衰昏眩心疾健忘今不記昨夕乞忘朝白
黑涇渭茫昧不分爲白去等一國許多人物官
序將何以銓量低仰注措得宜以弘裨 盛治
之萬一非但臣心自不敢當朝論巷議皆以爲
不能堪任 經筵史局段置久廢隨參臣不勝
憂惶悶迫之極臣矣 新除吏判職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銜以本差云云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三 正月十四

日

臣矣段從前每職辭避負罪惶恐二品 除職
臣所素願臣若可堪其任何敢僞辭以自重其
罪只緣臣性本愚劣不通世務老病昏眩臨事
茫昧不知所措如當事任必見狼狽負 國陷
身故前日貳相文衡等職皆不敢當幸旣蒙
恩許免況此天官之職掌 國大政銓序人物
至重之任今若不辭冒處至於用捨顚倒 朝

政日非病 國害治然後從而受罪臣雖萬死何益於事當初 朝論非不知臣不堪但以循例姑試充擬以致 誤降恩命臣豈敢知非妄受自干邦憲臣不勝憂迫之至臣矣見除吏職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許以本差畀之散地庶得以安愚分爲白只爲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辭免啓 正月二十日

臣老病竊位長負罪過近日則負罪之中又重得罪臣自去年濫陞崇班雖辭避不得苟充其

位降授次品之職每每懇乞至於近日得授次品則又以不堪其任不得已辭不敢受小臣病廢衰朽無處合用進退失據無狀已甚數罪降黜分所宜當不意　寬典非惟不罪乃反陞授前職與臣前後辭受情願大相乖戾臣不勝慙懼踧踖之至前日所願則今反辭避今所復授則前所苦辭臣若冒處物論必不容臣伏乞
聖慈俯鑑危悰亟　命鐫罷臣職庶使微臣免罪安分亦使　盛世士大夫廉恥之風不至於因臣壞滅不勝幸甚

乞致仕狀 四月四日

臣自二月晦前謹詣伏 闕門外請乞致仕
賜骸骨歸田里連上四劄尚閼 俞音及至三
月初四日猥被 引見仍復披肝瀝血聲陳危
懇乃蒙 允許拜辭而退玆蓋實由 天鑑昭
臨於臣老病情悃 矜軫有素所以面陳之日
重有惻於 淵衷特賜 恩命如是殊優至如
小臣從前竊位負 國之罪皆置不問俾臣得
以詣昔脫愆歸遂畢義之願 盛德洪造與天
無極加以私歸驛送 寵渥寔越椒裯未至

錫賚便蕃在臣涯分尤不堪當旣難辭避無路
報效徒增惶懼感激之至竊伏惟念臣旣蒙
恩退閒微賤姓名尚厠班簿身在田野職叨
王官揆之義例極爲乖舛又況講官至重史館
至嚴遠外瀕死之臣何敢仍帶以慢壞 朝廷
設官嚴重之體伏乞 聖慈曲賜諒察渙發德
音依前陳乞所援 大明薛瑄不準一歲致仕
例許臣以致仕二字則雖以本職在野不爲有
嫌如或未蒙伏請本職兼職須令一併改差庶
幾 聖朝無天職之曠愚臣免邦憲之罹臣不

勝祈幸祝望之懇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狀庚午

正月

臣前年三月得 賜退歸後臣矣本職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等乙上章辭免仍乞致仕誠未上格未蒙 允許惶恐煩瀆更不敢辭免陳乞奄逾一年臣罪至重爲白置今臣犬馬之齒適滿七十乙仍于引年致仕具辭陳乞 上聞日夜祈懇庶蒙 恩命之下則臣矣本職兼職段自有故事叱分不喻臣前日冒忝

校書館諸人署兩司提調乙良置自當遞免不
須別具辭免是白在果小臣當初妄意上項兩
司提調乙臣身旣退銓曹應卽 啓遞爲白乎
去錯料一不擧陳辭免爲白如乎節始得聞知
迄未遞差以致經年闕員曠廢事任所係亦甚
非輕臣不勝惶恐待罪辭緣詮次以善〻 啓云
云

召命祇受狀 二月二十日

今月二十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內 不許致
仕之請亦不遞職仍令乘馹上來事有 旨承

命震越罔攸措躬除臣老病深重奔 命不得
當別具箋陳乞致仕外謹席藁私室聽候誅譴
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一本四月下有十

乞致仕狀 四月四日

臣於前月中以年至病深上箋乞致仕日望
恩命之下本月十一日祗受承政院書狀內具
述 聖眷不替下諭諄複至引 先朝不致仕
典故不許臣致仕令乘馹上來事有 旨伏讀
狀辭驚倒隕越無地容措臣庸謬無狀最出羣
臣之下欺虛躐爵尸竊負 國臣所以冒萬死

求退不過萬分之中少免欺天之罪而況既退
之後適丁告老之年苟於此時未蒙 天恩臣
慙負 聖朝之罪至死何逃且 先王故典實
謂其人進退係國家輕重之臣如臣進忝 朝
列之時責重如丘山補益無絲髮區區鳧鴈不
足爲有無何係於重輕今若不顧前後旣去復
來更爲賢路之妨是以迷臣之故致誤 聖朝
之舉措儔笑四方貽譏千古臣雖欲聞 命奔
走義不可得累乞休致之忱又不容中止憂窘
惶惕罔敢縷陳伏乞 聖慈矜察愚懇容遂微

分收還　召命許令臣依禮致仕庶幾上有先
王退人以禮之美下得臣子事君有終之義不
勝危幸切祝之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四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五日祗受右承旨書狀內不許臣
乞辭令臣斯速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承　命
震越窘迫靡措臣既以老病不職蒙　恩退歸
今則七十已滿身病日益深昏愚日益增冒受
異寵忘慚復進以致身罹敗闕之罪爲　聖朝
淸辱萬無其理是以　嚴旨之下末由趨節接

禮告老執迷望 恩臣惕厲焦煎心熱轉劇往往悃惚眩瞀語言錯繆竊恐多致妄發不能罄陳惶戰無地右辞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致仕狀 九月二十四日

臣前蒙調理上來之 命今已五朔老病沈痼日以益深差復無期未有上去之望惶窘罔措伏候 嚴譴之至竊念微臣既已蒙 恩退歸年又七十疾病纏綿死亡無日於此之時未遂致仕更待何時而可且臣本職樞府雖云閒地
王爵至重天工人代爲豈賤陋愚臣所可遥

忝兼帶 經筵春秋館論思 顧問之重實錄
編摩之任微臣安得在外而久竊 聖朝亦豈
合等棄於草野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此之事臣
心憫迫非出於矯飾臣雖以糞土之蹤蟣蝨之
微猶願得齒於 聖世人士之末今乃狼狽拘
束以至於此身退而名在 朝班不仕而猶據
天職名實乖舛廉隅喪盡負 國褻天罪不容
誅仰愧俯慄獲免無路去春夏間再度上箋三
次拜狀血誠籲訴乞 賜休致皆未遂願最後
召旨中雖幸 許令調理義所難安尤不敢

誘此因循識切危悃不能弭抑玆復具箋控陳
謹席豪私室伏候　恩霈之下日夜無任祈禱
竭蹙之至又如校書活人兩司提調以臣之故
累歲闕員非但在臣之義負罪萬萬其於虧損
國體撓壞政典亦甚非輕伏乞　聖慈矜惻
亟賜　特許依禮致仕前項兼職提調等一倂
本差庶幾微臣未死之前獲免罪責瞑目入地
以畢臣子之義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云云

書契修答

禮曹答對馬島主宗盛長

使來辱書尊體佳福忻慰良多惟書中所詳干
餘條條雖足下言之懇勤迫之急切俱係違礙事
理難於啓稟在前此等之請旣喩以未副之意
不啻諄複顧足下不諒不能以義制欲而有分
外之望所以復有此紛紛之云爾往者貴島之
於 國家不無負犯而能悔過悛心奉琛納款
修其職守故 大朝亦以如天之仁捨瑕錄善
字小施恩凡所以接待濟恤之道無不曲盡爲
足下計惟當感戴洪造益思報效之不暇今乃
沉思出分不顧金石之約惟所欲是求强聒不

含糊於必得無乃有乖於事大畏天之義乎賜米太一百石非無故減之也當初許和時各隨其船之本例商議裁減已成歲額之數亦云足矣今不可加請也　大明商船之往來日本者與我境初不相涉設或有之我國之關防固已備至其涉於貴境者貴島自當爲之捍禦豈意專在於我乎而乃敢指此邀功於我必欲五船之還受商物之滿貿以爲鎮海捍賊之費其爲巧詐斷可識矣况五船不可許滿貿不當請前已反覆論諭今何以異於前乎歲遣之船往來

絡繹如有欲言之事附之歲船自可相通豈必
更有特遣船耶授職倭人年久者不接非獨貴
島之倭爲然乃授職諸倭通行事例今豈可爲
足下一時之請而輕變其舊約乎大中小三船
差等格倭限數非自今始載在約條水柵之立
薺浦之塞亦設險守國之常道　國家雖以恩
信待倭豈宜幷與藩籬而可撤乎況今令許竝
山自無患苦於貴島何必欲通薺浦之路乎謂
官李貴淸前因本道監司請罪已下獄除名矣
傾其所犯無甚關於貴島及其與交之後不可一

約條故復其任耳今乃舉日本倭人之事多肆
憤恨至謂朝議之飜手何言之傲悖而不審耶
國家用法有常豈以足下之私憤而有加乎
至於庚戌歲船之後至者勿接而移計於次歲
此非新法亦非獨責島然也其他歲一來朝之
船弃條不及者一體勿接曾已約法知會故庚
戌後至之船遵此約而處之足下不念前約不
思反己而徒懷恨望其可乎大抵爲下者當謹
脩其職貢不敢干紀而希恩爲上者當勿替其
懷來不宜越典而濫惠然後上下之道得而無

患矣今有欲輒求不得則悵鈌固足下之失道
若苟循無厭之請縱使作過或至難容則是亦
大朝之誤足下也故不得不以信義裁之約
條處之非有所靳於其間也進上大刀冊木照
數啓納循例回酬虎皮啓付回使至可領納不
宣

禮曹答對馬島主

伻來辱書德履綏勝良慰良慰進上大刀冊木
謹已轉納但來喩懇祈約條之改且以胡椒冊
本商貿爲請夫我　國之於貴島但有歲例賜

物而商物貿易則在前所無之事往在庚戌年
貴島欲以胡椒若干斤來貿　朝廷俯循遠情
權許略貿此乃一時之特恩後不當援以爲例
而有頻煩之請也故辛亥之再請也旣喻以不
可從之意不啻丁寧矣足下何以僥前恩違舊
條復以此冒請乎此决不可開許也且我　朝
以貴島世效忠勤鎭守海服勞績可嘉故歲有
賜物恩數優渥無以復加旣爲之明立約條彼
此之間當永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
濫溢之求欲壞畫一之條何可得耶顧以足下

意望之厚　大朝不欲徒然而拒之故歲賜米豆一百石外特賜米豆幷三十石至可領悉今後商賈之事永勿來請歲朝之倭不及年限者雖不關利害亦係於情弊故以次年條推移接待矣今亦以足下之言雖有不及限者當照舊許待矣譯官李貴淸之罪　朝廷旣以國典治之曾已節次諭知此何等細故而至今强聒不置耶非惜一貴淸也罪不可再治故耳足下其思之諸島倭人通結明商旣作耗於　上國亦漂犯於我疆若此奸賊豈曰常無亦豈曰常有

當其無也勿請張以要挾及其有也實通報而
捍禦此貴島事大以誠竭力效忠之道也可不
勉哉可不勉哉歲遣船點數船夫雖載約條事
涉猥瑣今從優假勿令如前點數凡此皆滌垢
酬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惟足下思畏天之道
戴包荒之恩毋蹈前非益勵忠節勿煩違約之
請永享維藩之福豈不幸甚云云

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

使至辱書承鎭候康迪忻慰無量徃者尊先祖
之於我 朝嚮風慕義通修信好相驩也而中

問闊然不繼頗用爲訝今足下嗣德追先乃欲復修舊好遠涉鯨波遣使致禮其意甚善敢有不承來獻禮物謹已轉啓收納矣第所諭壬子歲出來宣春西堂事則不然也今請槩擧其所以不接之由足下姑徐而審聽之彼時宣春旣稱貴殿使价而來若其奸情譎跡不至大顯著則在我 朝世好之義豈有不接之理顧以宣春不獨變易名字爲可疑彼於其前以小二殿使送致命回還旋卽稱貴使以來擬自此發去之日考自彼再到之時纔若干月日耳前使不可一

討報後使又不可遙授其海陸之往復日月之淹遠萬萬不相及之勢彼無縮地之術寧有萬回之能朝廷用是爲疑遣禮官譯審則宜春所答遮前露後欲巧反拙卒之辭窮面赧而不能辯矣往在再去辛卯年間有西華西堂者齎貴殿書契以至我　國接待遣還及至甲午歲國王使正球首座之來國書稱前此巨酋遣信人等皆是中間詐僞云於是始知西華之僞來乃於正球之回備情通報懇於貴國與故內具載之矣夫西華之僞發於後時宜春之僞覺於當

日發於後時者固不足多辨覺於當日者尚可以貴使之禮接之乎且國莫重於信禮莫大於名名者何實之對也彼宜春名爲貴使而其實之不掩如彼雖欲接待如禮之不順何不順於禮而强待之是不以誠信接使价乃欺使价以欺貴殿也兩國交好信使往來而以相欺爲禮其於守國之道何如也此非特我 朝之所斥謂亦貴殿之所大惡也故其時廷議不接以使禮而猶以泛優待之所過館穀及過海糧無不贍給豈有使之飢窘者耶意或宜春忿不遂計

不待糧至而徑去此則非朝廷使之然也然亦由我鎮將不及周旋之所致故郎追究鎮將而重治罪矣今惠書懇複累數百言謂我棄禮之本違古例不接來使雖所以見責之意則當矣然我國前承國王諭知西華之詐狙又為見官春之跡與西華無異故欲為貫殿發此僞邏將以正名責實堅守國信以爲永世相好之道耳我國固非棄禮亦非不愛禮足下何不諒之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者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大明爲天下宗主傳

日出本
乙(二三)

隅日出罔不臣服亦貴國之世修朝貢者矣其
限年許朝之命雖未知罔何而有此以勢料之
閩浙奸民駕船越海與貴境之人射利交通致
啓爭釁互爲邊害此乃 大明之所大禁豈故
縱之使然哉貴邦不務戢諸島交通之非而反
斥 大明不施仁義豈不誤哉伐國之問不及
於仁人況於干名犯義以侵上國之地乎我國
但知樂天畏天其他非所聞也示喩倭船之往
來上國者若漂到我境冀欲全活是則然也我
與貴國世篤隣好貴國之赤子亦吾之赤子若

漂到倭人去兵呈身明控來由則非唯無殺亦
當資給護還如其不然悍然執兵出沒島浦剽
劫為事不肯委命吐款者則顯係海賊各邊鎮
將不得不登時勦討茲固約條之所嚴而貴邦
之所明知也其審圖之商物之貿自當有紀適
又因歲失稔費出不贏雖欲勉副厚望不可得
也只許綿布一千五百匹交貿良用缺然餘祈
珍重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修書啓辭退
叅合啓辭狀

上